

王希亮 著
1987·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

义勇军 演义



责任编辑：刘文新
封面设计：赵冬明

义勇军演义

yìyǒngjūn yǎn yì

王希亮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29 10/16·插页2

字数：600,000

1986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28

统一书号：10093·827 定价：7.85元

ISBN 7-207-00326-9/I·50

目 录

第 一 回	张少帅易帜出关角逐中原 关东军寻衅滋事祸起萧墙	1
第 二 回	赴国难众志士北平结义 兴义军黄显声辽西经营	14
第 三 回	投敌寇凌匪扯旗纳叛 晓大义绿林擒奸杀贼	25
第 四 回	张学成逆兄叛国一朝倾亡 老北风挫敌扬威大战辽河	34
第 五 回	小丑出场认贼作父 群奸醒醒斗角勾心	44
第 六 回	邓铁梅小汤沟誓师 耿继周白旗堡揭旗	55
第 七 回	袭新民四路军初试身手 赴国难众豪杰纷起刀兵	64
第 八 回	献良策高文斌宣抚辽北 衔密令黄宇宙出使辽东	73
第 九 回	侵略军长驱北上 熙汉奸开门揖盗	83
第 十 回	冯占海老营盘讨逆抗日 收宫姚义旗下歃血为盟	91
第 十 一 回	犯龙江张海鹏利令智昏 出大任马占山力撑危局	104
第 十 二 回	挫敌威江桥大战 振人心举国沸腾	112
第 十 三 回	三间房激战血染北疆 马占山遇险退守海伦	122

第十四回	诚允宾县组阁抗敌 李杜依兰屯兵备战	129
第十五回	伏蛟河宫姚首建奇功 战哈南冯军威名初振	137
第十六回	施毒计于大头布下圈套 遭暗算冯占海拉林脱险	144
第十七回	谋哈埠日寇野心勃勃 媚敌国汉奸推波助澜	152
第十八回	挽狂澜众英雄鏖战哈郊 遭重创于大头一败涂地	159
第十九回	聚义哈埠自卫军成立 出膺大任李植初掌旗	166
第二十回	陷锦州倭寇染指辽西 御强敌民众勇赴国难	174
第二十一回	连环阵亮山克敌获胜 江家屯古贺一命归天	183
第二十二回	袭新民耿继周扬威 破彰武四路军建勋	195
第二十三回	救乡亲老梯子飞骑解难 毙不破侵略军胆颤心寒	202
第二十四回	天狗吃日果然出手不凡 内奸媚敌瞬间引来横祸	211
第二十五回	风起云涌辽西处处起火 顾此失彼日寇应战不暇	221
第二十六回	卧针毡日寇食寝不安 筹大举古城又起战火	231
第二十七回	设伏兵辽北义军挫敌威 联友好法库志士谋举兵	239
第二十八回	战辽南义军威震敌胆 慕英名少帅宴请青山	246
第二十九回	苗可秀出关邓铁梅添翼 大刀会设坛佼佼执首	255
第三十回	袭兵车廿二旅血洒双城 抗敌倭自卫军激战哈郊	264

第三十一回	团山子大战碧血斑斑 自卫军议会众口纷纭	272
第三十二回	施奸计王之佑妥协 犯哈东自卫军危机	279
第三十三回	筒子沟喋血众烈士捐躯 方宾路奇袭骑兵旅大捷	287
第三十四回	反筑路王德林当仁不让 抗强暴史忠恒下令开枪	298
第三十五回	闯虎穴王德林大义凛然 树义旗李延禄推波助澜	306
第三十六回	克敦化救国军声振吉东 袭海林刘万奎首创天野	315
第三十七回	力却强敌南北浴血大战 再挫天野镜泊连环设阵	322
第三十八回	施怀柔关东军机关算尽 受诱惑马占山犹豫彷徨	329
第三十九回	四巨头沈阳谋立伪国 群小丑各地强奸民意	339
第四十回	精心策划日寇炮制伪满 堂而皇之溥仪沐猴而冠	346
第四十一回	策划密室志士计议抗日 聚首桓仁辽东又兴义师	354
第四十二回	新宾大战两出两进夺敌魄 辽东怒火此起彼伏惊寇魂	361
第四十三回	五大军团救国会统一整编 虹螺山区耿继周出奇致胜	369
第四十四回	奉山线救国军神出鬼没 小白屯老梯子忽遭伏击	377
第四十五回	医巫闾山抗战旗正红 天狗司令却敌扬军威	384
第四十六回	倡抗日朱霁青出关 劫石本侵略军震惊	392
第四十七回	义军受挫忠奸立判 亮山殉难英名永存	401

第四十八回	二军团威震辽南 老北风三袭海城	408
第四十九回	绑洋票老北风智获军火 闯风浪李纯华跨海运械	416
第五十回	挫敌寇关门山大捷 赴国难二义士献身	424
第五十一回	大刀会砍毙日大佐 邓铁梅巧施缓兵计	431
第五十二回	拒诱降苗可秀擒杀敌寇 战不馁邓铁梅粉碎围剿	438
第五十三回	尚吉元火烧纱厂慷慨悲壮 赵殿良谋攻沈阳战前议事	446
第五十四回	再袭沈阳义勇军火焚机场 往攻抚顺大刀会又显神威	455
第五十五回	第五军团又获战绩 十五路军旗开生面	462
第五十六回	受压迫马占山不甘俯首 授密计李海青反出省城	468
第五十七回	克扶余海青开创基业 围农安孤军震慑伪京	476
第五十八回	马占山出走省垣又揭义旗 李植初反攻哈埠三路兴兵	484
第五十九回	江北义师二袭松浦洒热血 三路大军纵横哈绥战绩新	492
第六十回	克复三肇海青雄师北进 偷袭依兰日寇水路东侵	499
第六十一回	汉奸醒醒勾结献扶余 邓文运筹克敌大显威	506
第六十二回	再返拉林冯军南下悼烈士 会攻榆树大川逞硬陷重围	514
第六十三回	毙大川十万大军谋攻吉林 洒热血英勇悲壮兵撤热河	522
第六十四回	救国军吉东阻敌策应友军 反动派剿共密电酿起祸端	530

第六十五回	兄弟闯墙渔翁得利 义师攻坚元气大伤	538
第六十六回	孤军东进马占山闯关鏖战 强敌设伏罗圈甸传出噩耗	547
第六十七回	报仇雪恨各义师出生入死 千般磨难马占山死里逃生	555
第六十八回	屯兵一隅苏炳文巧施韬略 出使海满谢韵卿脱壳金蝉	565
第六十九回	侠肝义胆壮志撼兴安 抛颅捐躯碧血染嫩江	573
第七十回	洒血拜泉悲歌一曲转热河 挥泪海满泣别家乡入苏境	581
第七十一回	丁超降敌李植初兵败渡江 东宁不守王德林援绝越界	588
第七十二回	辽省义军相继溃败进关 不屈志士战旗不倒苦斗	596
第七十三回	犯热河日寇兴师动众 弃承德二“麟”临阵出逃	604
第七十四回	小北风拉队返乡抗日 侵略军兴兵又犯长城	612
第七十五回	冯玉祥察省揭旗奋起抗日 义勇军沙场扬威又立新功	620
第七十六回	丧天良南京当局助纣为虐 遭迫害进关义军悲惨结局	628
第七十七回	再返辽东李春润殉国 又插敌后阎生堂抗敌	636
第七十八回	遭暗算邓铁梅从容就义 承遗志苗可秀继起擎旗	644
第七十九回	铁血军重振旗鼓壮军威 苗可秀负伤遇险落虎口	652
第八十回	拒诱降苗可秀从容捐躯 洒热血铁血军后继有人	661
第八十一回	忠心赤胆阎生堂洒血 英勇悲壮白君实献身	669

第八十二回	东边一隅抗日红旗猎猎 玉皇山下烈士铁骨铮铮.....	678
第八十三回	又返辽南小北风继承父志 转战辽西老梯子饮恨遇害.....	687
第八十四回	田、英、贾三路兵马坚持抗战 辽、吉、热千里纵横烈士献身.....	694
第八十五回	张锡五黑省抗敌尽忠 陈东山吉东揭旗又起.....	702
第八十六回	杀敌寇诸青年愤而发难 擎义旗高玉山毅然出山.....	709
第八十七回	孤军奋战气壮山河 最后一逞兵败出境.....	718
第八十八回	土龙山农民暴动下江起烽火 共产党挺身危难北满开新局.....	728
第八十九回	救国军余部后期抗战 义勇军演义全书告终.....	737
后记		746

第一回 张少帅易帜出关角逐中原 关东军寻衅滋事祸起萧墙

世局机隍祸乱生，
东邻强盗动刀兵。
一夜烽火遗民恨，
十载烟云锁长空。
当局偷安不抵抗，
将军空有报国情。
人民愤怒冲牛斗，
戎马关东有精英。

一首诗引出“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义勇军怒斥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自发组织起来报国杀敌、洒血疆场的故事。

话说公元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在沈阳近郊皇姑屯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谋杀事件，罹难者便是号称“东北王”的一代枭雄张作霖。事件制造者并非别人，正是口口声声宣扬“中日亲善”，实则虎视眈眈欲吞并东北的日本军阀分子。

张作霖出身绿林，受招安后励精图治，报效清廷，一步步加官晋级，野心也一天天膨胀。辛亥革命之际，张作霖施展手腕，沾着革命党人的鲜血攫取了奉天省军政大权，对东北久怀野心的日本军政势力见其非等闲之辈，便抛出诱饵拉拢勾引，张作霖也主动投靠，终于靠着日本势力登上了“东北王”的宝座。

张作霖羽毛渐丰，并不满足自己的权势，又两次出兵关内问鼎中原。一九二五年老张终于如愿以偿，端坐北京城，在中南海成立了“安国军政府”，自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岂知好景不长，一九二八年蒋介石新军阀北上，日本乘机要挟张作霖，逼他解决“满蒙悬案”，进一步索取在满蒙的权益，张作霖碍于国内反日呼声甚高，不敢贸然签字，一小撮日本法西斯分子这才演出了一出“卸磨杀驴”的丑剧，皇姑屯一声霹雳，张作霖死于非命，便引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东北的事变来。

却说张作霖的大公子张学良，此时还在北平处理撤兵事宜，忽一日，副官长引进一位神色慌张的小商贩，仔细一看原来是张作霖五太太的贴身保镖刘副官。张学良见刘副官神色不安，大吃一惊，连忙问：“刘副官，是你，出了什么事？”

但见刘副官一泓热泪早已夺眶而出，用颤抖的手从内衣襟里拆出一封信来，恭恭敬敬递到张学良面前，张学良急忙打开一看，见是五太太亲笔所书，信中云：

“大帅已于四日晨在皇姑屯被炸归天，事关重大，汉卿（张学良字）见字火速返奉……”

“啊——”，刹那间，张学良顿感五雷轰顶，五内如焚，几欲昏倒在地，只见他两眼直勾勾地望着信笺，两行热泪早就横溢胸前，意外的变故，惊人的噩耗，使他悲愤欲绝，不知所措……几番镇定以后，少帅这才密派得力亲信，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先行返奉准备，然后匆匆赶到滦洲，向总参议杨宇霖交待了撤军事宜，为了防止中途日本人另生意外，他剃去长发，身着灰色士兵服装，携带几名贴身警卫混在滦洲撤兵的队伍里登上闷罐车，一路风尘赶回了大帅府。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本欲乘张作霖身亡，东北政局混乱之机进占东北。但是由于内部对侵吞东北的时机主张不一，这才暂时收

敛了野心，又开始在张学良身上打起了主意。

张学良在悲愤之中就任东三省保安司令，日本军政势力象走马灯似的围住了张学良，有蜜语甜言，有威胁恫吓，有利益引诱，也有伪饰亲善，其万变不离其宗，就是想把张学良紧紧拉到手，使其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代理人。斯时，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也密派要员同张学良频频会晤，蒋、日两家各揣心腹事，把个张学良搞得心焦意乱，大伤了一番脑筋。屈从日本？家父尸骨未寒，日本人久蓄野心，虎视满蒙，张学良一清二楚，自然不肯依附东洋列强；归服一统？蒋介石阴险名声在外，对东北更是居心叵测，前程也是吉凶难卜，张学良思来索去，权衡利弊，到底还是一笔写不出两个中国，渐生“归服中央、改旗易帜”之意。

一九二八年八月九日这一天，在沈阳日本总领事馆一间豪华的会客厅里，灯火璀璨，歌舞萦萦，紫檀木镂花条案上蒙着雪白的桌布，上面堆满美酒、佳肴，日本政府特派吊唁张作霖的特使林权助笑容可掬，频频举杯，正在设宴招待贵宾。只见这位贵宾相貌英俊，剑眉大眼，彬彬有礼地应筹主人的盛情，但是，从他那微蹙的眉宇间却闪露出一丝不快——他便是刚刚继承父业的少帅张学良。

林权助是侵华的老手，有名的中国通，多年任驻中国公使，此行以吊唁专使面目出现，实则负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林权助举起手中的一杯“菊正宗”一饮而尽，然后用餐布抹了一把仁丹胡，开口说道：“张将军阁下，本国政府一向认为，满蒙是日本付出重大牺牲以后得有的特殊权益之地，在本国国民心中，它是大和民族的生命线，张将军出膺重任，还望继续持合作态度——只是，我们听说……”林权助说到这儿顿了一下，挑了一眼正襟危坐的张学良。

“只是什么？林权助特使，有话请讲——”张学良不卑不亢地问。

“听说张将军阁下欲同南京方面合作，准备随时改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此南京政府向以英美势力为背景，对此我们十分关切，不知张将军是否真有此意？”

张学良听了这番话，眉毛一抖，不高兴地说：“林权助先生，我们和南京国民革命军交过手、打过仗不假，但毕竟是我们家里的事，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的内政，而和贵国只是友邦，贵国政府想是不该对我们家里的事太感兴趣了吧……”

林权助一听不免大为动容，连仁丹胡都一撇一撇地抖动，把酒杯往案前一推：“张将军，此言谬矣，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张将军若与南京政府合作势必危及大日本帝国的利益，我们岂能视为内政而坐视不管呢？”

张学良早有应对之策，只见他不慌不忙答道：“林权助先生，贵国政府未免多虑了吧！我方一向尊重日本在东北的权益，特别是两国条约中缔结的权益，向无反悔之意，至于说到挂旗纯属内政，与贵国无关，还望贵国政府自量才是。”

“什么？”林权助身边的一个人腾地站起，满脸怒气地嚷道：“张将军，我国政府坚决不准许你们挂旗！否则将采取有效之行动，这是坚定不移的！”说话者名叫林久治郎，是日本驻奉天的总领事。

张学良见林久治郎拍案而起，对他的话也揣出一、二，听了翻译后脸上陡然变了颜色，厉声道：“林久治郎先生，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林权助见双方僵持起来连忙出来打圆场说：“张将军，本政府一番苦心相告，不仅为了日本的满蒙利益，而且也是为张将军着想呢……”

“哦，为我着想？学良愿意洗耳恭听。”

“张将军如今在东北是唯我独尊，倘若和南京合流，自然要受他们的制约，岂能与当今的地位和权力相比？再说，东北地大物博，得天独厚，张将军执政以来政绩日见兴旺，又有元老、少壮

两系贤士鼎助，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张将军是怀抱雄心壮志，大展宏图自己创一番事业呢？还是投靠蒋介石、归顺国民政府，唯他们的马首是瞻呢？——我们自然希望张将军采取前者，倘若如此，大日本帝国定要全力支持你的……”

张学良不想进行这场无休止的辩论，便推迟说：“好吧，既然日本朋友善意忠告，学良自然审慎考虑……”言罢起身告退。

由于日本政府软硬兼施，横加阻拦，张学良一再推迟易帜时间，南京政府深恐夜长梦多，便频频派员游说，最后竟然搬出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专程来到沈阳劝张及早换旗。张学良在历史的抉择面前顺乎当时渴望统一的民心，终于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毅然通电全国，宣称：“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从此，东三省扬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归了大一统。此举在当时可谓轰动中外，引起各界纷纷议论，直至今日，史学界也是各抒己见，有学者以为：“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一生对国家做出的第一件好事”，也有人持异议说：“东北易帜之日，便是张学良登上蒋介石贼船之时。”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孰是孰非？笔者不敢枉加评论，照录于此以供读者评论。

且说此时的南京政府，自东北易帜以后，包括前不久平、津以及新疆相继宣布换旗，形式上实现了全国统一，实际上，国民党各派新军阀之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终于酿成旷时七个月之久的中原大战。

一九三〇年四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组成反蒋联合战线。阎、冯自任“中华民国军”正、副总司令，然后投入七十万大军，在津浦、陇海、鲁西南、平汉、湖南等四个战场点起了战火。面对反蒋派的联合挑战，蒋介石也调动了四个集团军几十万重兵迎战，这场现代史上规模空前的内战便在中原大地上展开。直杀得千里无人烟，哀鸿遍原野。

战役一揭开，蒋记中央军便在淮海津浦战场上遭受重创，在

平汉两湖战场上也连连吃紧，而反蒋联合军由于战线拉长，金融拮据，各派之间各揣心腹事，也现出力不从心之势，于是双方都把目光集中到拥有几十万精兵的张学良身上。

早在反蒋军宣布组建“中华民国军总司令部”之时，便宣电推任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张则持静观之态，不做任何表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也照此办理，发表特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命令，并由张群亲赴奉天面呈委任状，劝张表明态度，出关助战，张学良仍然不动声色，心里抱定严守中立之意。

中原大战进入中期，双方势均力敌，更是频频派高级代表前来游说，蒋、阎、冯的说客穿梭般地会晤张学良，许诺的价码越来越高，云山雾罩，软缠硬磨，张学良莫衷一是，这一天便在少帅府召集高级军政会议议决。

会议一开始，张学良将交战双方的意图述说一遍，会场立刻热闹起来，张作霖的老搭档、号称辅帅的张作相站起来说：“大帅刚刚归天，小日本又贼心不死，咱东北军只能绥靖地方，保境安民，不能干帮这个，帮那个的傻事——特别是蒋介石那伙人，咱们吃高粱米的，咋也斗不过这帮吃大米的南蛮子，还是离他们远点好！”

“辅帅言之有理。”

“是啊，蒋介石乃当世枭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今天搂脖子抱腰，明天背后捅刀子，咱们还是别理乎他！”

张作相的发言引起一些人的赞许，尤其那些当年的老伙计张景惠、汤玉麟、汲金纯都主张不同蒋介石合作。

一片议论过后，席中一人站起，侃侃而谈：“敝人实不敢苟同辅座之见，愚以为，蒋介石之南京政府乃当今唯一合法政府，阎、冯、李之流联合反蒋，实不过争权夺利罢了，我东北当局已明令易帜，自当拥戴中央，倘若静持中立态度，无论战局如何发展，势必得罪双方，与我有损无利——况且反蒋军虽略占上风，但彼此貌合神离，阎、冯二人又素以反复无常著称，还望少帅早

下决心，出关助蒋，亦可成就大帅生前的基业，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此人姓王名树翰，时为东三省政权的秘书长。

席间一些人如莫德惠、刘哲、刘尚清、鲍文樾，听王树翰说的头头是道，也都点头称是，于是，在东北高级军政首脑中也形成了两种观点，更使少帅左右为难起来。

于学忠见少帅面呈为难之意，起身说：“少帅，此事关系重大，诸同僚亦各抒己见，何去何从，最后还是由您定夺才是，学忠不才，愿服膺前驱，至死不辞……”

张学良见状，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只好宣布休会，准备沉静观变，权衡利害，再相机行事。

为了摆脱说客的纠缠，张学良以参加葫芦岛开工典礼为名离开奉天，然后又悄悄去了北戴河，静观风向，思考对策。

蒋介石自中原大战以来，深知此番敌手非同小可，万一失败，地位连同基业均将化为乌有，便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紧紧拉住张学良，誓将东北军拉到自己一边。于是，他命令吴铁城、张群为代表紧紧盯住张学良，张走到哪里，代表跟到哪里，见缝插针，反复劝诱，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接着，又施展收买的手段，以国民政府名义委任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还以三百万现洋的重金策反东北军二十三旅旅长马廷福，想以此威胁张学良。张学良虽然迅速平息了这次兵变，却不得不担忧如此下去蒋介石会拆散了自己的队伍，蒋介石趁热打铁，不遗余力，又搬出英、法两国的公使作说客，终于使张学良下定了出关拥蒋的决心。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八日，张学良发表了出兵华北的巧电，内称：

“……良委身党国，素以爱护民众维持统一为怀，不忍见各地同胞再罹惨劫……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央措置，海内贤达，不妨各抒伟见，

共谋长治久安之策……”

历史上往往有些耐人寻味的巧合，一年后的九月十八日，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吞东北的国耻日，不能不说，“九一八”事变的出现，正是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八日东北军主力出关，为日本侵略者造成了可乘之机所致，两个“九一八”成为张学良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再说张学良发表“巧电”以后，率领十万精兵杀进关内，反蒋军阵线一触即溃，惶惶撤兵，东北军几乎未遇到抵抗便收复平津，控制了河北省全境，东北军的势力又恢复到张作霖安国军政府的全盛时期。张学良救了蒋介石的大驾，蒋委任他为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在北平设置了统辖北方半壁江山的副司令长官行营，可谓春风得意，如愿以偿。岂知螳螂捕食、黄雀在后，东北军主力出关，防务空虚，久蓄吞并东北野心的日本帝国主义便紧锣密鼓，加速了侵略中国的步伐。

话说那日本国原本也同中国一样，受到英、美等殖民主义者的欺负，可是自“明治维新”以后，国势逐渐兴旺，便制定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基本国策，走上了对外扩张、对内压榨的军国主义道路。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腐朽的清廷遭到惨败，日本强迫清廷签订了《马关条约》，攫取了中国的大连、牛庄、营口、台湾、澎湖等地。十年后，日俄又在中国的国土上开战，战后日本夺取了沙俄在南满的权益，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开始侵入东北。一九二七年，以“征服中国派”著称的日本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炮制出笼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确定了积极满蒙政策，叫嚣“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必须不失时机的加以保护。”一九三〇年张学良率精兵出师关内，东北防务空虚，日本法西斯分子以为时机已到，便一次次寻衅滋事，制造事端，开始了一系列侵吞东北的准备。

一九三一年四月，日本在长春以北六十五公里处的万宝山小

镇，一手策划了“万宝山”事件，利用朝鲜咸镜北道的灾民强行在万宝山附近村屯开渠稻作，挑起中朝民族纠纷，然后在日本、朝鲜掀起了狂热的反华浪潮。

“万宝山”事件不久，五月的这一天，位于大兴安岭脚下的绰尔河畔突然出现四个来历不明的人。这大兴安岭当时还是未开发的处女地，除部分屯垦部队和少数民族外，人迹罕至，极目而望，处处是莽莽苍苍的山峦树海，草深没人，一簇一簇的达紫香迎着和煦的春风怒放，林间的小鸟啼啭鸣叫，为这寂静的山谷撒下了一片温馨与和谐，然而，这四位不速之客的马蹄声却划破了大自然的静谧，只见骑在第一匹马上的是一个长满络腮胡须的汉子，他披着深灰色的汉装棉袄，脚登短筒皮靴，胸前挂着一副望远镜，头带一顶火车头式的皮帽，额头上套着一副墨绿色的风镜，打扮得古怪奇特。这个人一手抖着马缰绳，一手拿着一张地图，两只眼睛不时地东张西望。紧跟在他后面的人着汉族对襟夹袄，斜肩背了一枝三八大盖，马背上驮着行囊，不时地煽动着一顶灰褐色的礼帽，汗水仍然从他的脸上浸浸流出。第三个人却是一位蓝眼睛、高鼻子的俄国人，身穿俄式皮制夹克，蓬乱的头发夹杂着草屑，满脸尘埃，一副疲倦的样子。最后一个人当地蒙族人打扮。这四个神秘的人物闯进渺无人烟的山谷，忽而比比划划，忽而下马勾勾画画，行动诡秘，令人莫测，自然引起驻扎在这里的兴安屯垦军的注意。

这时，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正在营帐中处理公文，有团部副官来报，说是在绰尔河东岸发现四名行迹可疑的人，弟兄们已经把他们带到了团部。

“哦？”关玉衡脑子一闪，疑团立即涌上心头，不由想起前数日哈尔滨特警处发来通报说，有日人要求发放护照进入兴安屯垦区，官方以大兴安岭乃荒僻不毛之地，唯恐保护不周予以谢绝，通报指示各屯垦部队务要严加防范，勿使日方间谍潜入——莫非是这些人真的闯来了？想罢，便吩咐把扣押的人带上来。